

杨某，余老友也，一日来诊，谓左下肢麻木，沉重旬日，深畏中风先兆。杨君体素平平，饮食不节，且有烟酒之癖。是秋冬令早至，遂生斯症。诊毕余允无虑，选取环跳一穴，令徒弟针之。下针后，患者若无事状，慰曰：“下针毫无痛感，颇佳！”须臾，经气骤通，左下肢如触电状，杨君大呼：“至矣！至矣！已到足趾！”留针期间，缩卧床上，不敢稍有小动。起针后，杨君跛行至诊桌，怨余曰：“过矣！我来求治，汝竟忍心旁观？今不但麻木、沉重，反增疼痛，膻已如撕如裂！”余令其重新侧卧，仍取环跳，凝气敛神，细施温补之手法，即缓缓寻之，细腻求之，轻轻抚之，温温恋之（简称：寻、求、抚、恋之法），使针感沿足少阳胆经缓缓达于足趾，再留针20分钟，起针后病若失。杨君异之曰：“汝针之来似热水徐徐灌至全足，针到病除，怪哉怪哉！”

数日后，徒弟谓余曰：“请言杨诊之手法？”余问曰：“此例手法应补耶？泻耶？”李君曰：“当用补法，然仅得气而已，患者已不能容忍，何补泻之有！”余曰：“手法之讲求，文献记载颇丰，今之言者亦众，持一家言，众难服，持诸家言，已难从。此亦余多年临床困惑之处！简言之，得气、补、泻而已。细言之，得气之法有候气、催气之分，继则有行气、导气之异，而后才有补、泻之别。然补、泻为手法之两大法门，无论候气、催气、行气、导气，补泻之意已寓其中。杨姓患者，当用补法，操针过急过重，得气时已成泻“势”，经气夺虚，邪气更盛，病势有进无退，针后症状加重在所难免，若令病人归去，待1~2日后，疼痛自会渐减，亦无大虑。杨君系我老友，且求治心切，只得再针而补之”。徒弟谓：“请言补之操作？”余曰：“文献之中自有，请熟读之！”

## 毫针手法医话

徒弟再问：“请细言师之手法！”答曰：“余老补法操作，虽参照前人经验演化而来，终属一人管见，诸公只宜认真学习，仔细体会，今既详审问若此。仅略释如下：

人身经络，内连脏腑，外络肢节，行气血，和阴阳，处百病，调虚实；人身俞穴，分属各经，应病痛，调气机。古人“以微针通其经脉，调其血气”，此毫针祛病愈疾之至理也。

针家欲行手法，必明气血流注不息，经络交错有致，俞穴有原、络、郄、会、俞、募、五俞、气街之异，病患有男女、老少、四季不同。是故操针者，应详审持针、压手之配合；分清右手提插、捻转、弹拨、刮压之宜；细求左手捻、按、切、扞、推、截之机。务使气血相随，虚实平复，阴平阳秘。古人云：“上守机，机之动不离其空，空中之机清静而微，其来不可逢，其往不可追”，“迎而夺之，恶得无虚，追而济之，恶得无实，迎之随之，以意和之”（引自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）诚为至理。

由此可知，毫针手法最忌粗鲁、急躁、泻法虽求经脉畅通，亦不可过度，补法更宜轻、巧、柔缓。余予杨某进针后，候气之

时，小心翼翼如履薄冰，探索而行，指下略有沉紧，病人略觉传导，必谨守其气，左手紧按其穴（周围），不使气散，右手轻压，不离其空，候其经气缓缓灌注经脉，右手再略加指力，使经气自养。此即余所谓寻、求、抚、恋之法。我于手法操作之时凝神，屏气之痴态，唯知针者知之，不知针者必讥之！

至于提插、捻转，何补何泻？医者可多多临床，磨炼日久，自能领悟古人手法之真谛。我于此道，仍属门外人，今后愿与诸君共同研索，以期臻于上乘。

王  
居  
易